冬青館甲集

冬青館甲集卷三

烏程張鑑秋水

詩三

礓䃥館集

樂化道中

兩年章江湄往來欻三渡遥辨西山霏漸熟新洲樹兹來二月杪將枉柴桑步雨歇嵐氣重風緊雲條沍渺瀰春波生爛漫杏花吐但有長松枝偃蹇不改素久客萬慮盈嘗畏巖棲暮三復淵明詩慚歎遠相悲

瞻雲寺

繞谷穿雲入翠微金輪峰下啟禪扉壘皇已去書空在

寺有羲之墨池象教重開劫總非雙樹爲唬摶黍嬾曲房花發
寶珠肥暫時憩息由旬久難乞山僧塌搭衣

從德安望廬山作歌

憶昔北來九江曲匡家兄弟豁雙目回車默向山靈言
誓買芒鞋躡重麓風前彈指經一年夢裏看山逐麋鹿
裹頭破曉巾柴車五老鬚眉露清淑雲光絮繁翠色濃
彷彿飛龍出蒼玉安得華嶽九節筇支到白鶴觀前之
峰中金鵝有蕊飢可食但道仙人名難終又思香山飛
雲履著向青牛寺邊之巖裏碧潭有槳渴可飲亦見隱
士號用里人生苦被浮名牽山中一日成千年丹沙無
功石髓竭只合遊戲隨塵緣前年從潯陽香鑪紛紛當

其背今年由柴桑漢陽戍削出其外謝公遊屐尚有待
周華不注咄可怪我來大笑非寒盟負此息壤無入情
但祝天公與我十日晴不辭高高下下入巖腹逌然鸞
歗長松謖謖洪濤傾

經柴桑有懷陶公用移居詩韻二首

茲來鹿子坂緬懷高士宅白雲無始終流泉自昕夕百
年會有期三載憚遠役晨出催打包日入未暖席靈鳳
不啄羶驅車感疇昔嗜好苟未同無爲苦分析
南邨故自遠惆悵移居詩我遊玉京下遑遑復安之山
家勤新苗荷鉏良可思何爲逐車轍負此春風時行當
屏塵慮山水懷方茲亦無沮溺心力田非我欺

青玉峽

精銅一萬丈中有兩龍穴龍嬾不肯飛噴作太古雪洪濤散春陰天柱夜崩折玉盤萬珠跳秋宵百蟲咽泠泠穎師弦可彈不可說傳聞布水臺遠在雙峰鉄苦無濟勝資肝腸一朝熱長公漱玉亭歲晏苔痕醫下視南宮書深刻半明滅褰裳不可從蹣跚笑跛鼈

十笏堂同潘芝軒師看朱西陂所留唐人畫地獄變相歌

看山曉入頭陀家滿堂枯木號寒鴉一僧告我畫卷好筆蹟疑是盧棱伽閻浮老子自古有大力調御紛天葩神官列坐十與五前導文豹後長蛇吞刀吐火在須刻

作使髑髏如蓬麻士伯約首縮菌蠶夜又豎臂張槎杈
輪囷孕象垂其鼻趁趯怒虎磨以牙前生謫觚匿不可
照之古鏡毫纖差畫尾蔦作經小品華嚴妙諦思無邪
誰其跋者翁學士 方綱 銀鉤小字行攲斜此畫留傳失
人代神物完整無微瑕昔年
天戈靖南服耿吳餘逆同蝦蟆緜津山人來江右主持
風教除禨譁開鑿五嶺去蠻網揮斥三洲通排衙有時
卻現宰官說開先古寺談三車詩成往往寄深意要與
玉帶同矜誇 棲賢昔藏西陂玉帶今失 風鐙過眼又百載摩挲兩手
悲蟲沙無量無等一平視菩提有樹空紛拏努目倔强
落鷹虎低眉婉轉羞麏麚卷圖還僧徹齋飯日脚已上

萬杉寺

一綫招提逕高杉列四圍晴嵐搖佛面寒碧在僧衣院
宇昭陵改壇場祖席非空聞散珠水流繞出禪扉

三峽橋用蘇公韻

折磴尋玉淵泠泠響山溜名泉九十九水石互爭鬭中
洪迷始終支脈交左右春雪濺松壇溼銀湧雲寶類響
號寒鼉哀音嘑晝猶誰人挽天潢洗剔此纖瘦澗底青
琅玕餘籟笙筑奏回看菖蒲茸激若箭脫轂杉柳變雨
雪雷霆失昏聾胸中萬斗塵借此一盥漱

棲賢寺

春雲散陰晦和風扇修竹穹谷半玦環中有高士屋曲

房失笙典回廊蔽寒木想見玉谿子焚香對寒瀑澹坐

山雲生小酌茗花熟至今風雨中往往過麋鹿吾家茗

水陽有書未能讀三年遊不歸負此芰荷服安得丘中

琴抱向空堂宿夜半老鶴鳴無以歎幽獨

玉淵二首

山尊洄復瑣荒煙洗滌聞根得靜便此後相思成渴疾

問誰能寄九江船

不嫌清味遜中泠折足風鑪缺口瓶吾亦茗谿老桑苎

幾時來此注茶經

大雨自湖口曉發

攲枕鳴春雷至曉雨未歇荒雞不住號雲水互蓬勃出城面蒼崖危樓倚超忽上嶺嵐氣濃下嶺石頭滑有若萬弩機臨敵一齊發驟水既奔注涼風益唐突我溼尚在衣人溼已到髮我寒尚在肌人寒已到骨奈何孟夏交凜烈若冬月僕夫足蹣跚旅客心臲硊遠遊亦何爲不如老薇蕨急淚等秋泉迸落滿林樾

河口鎮

郁碓多舂紙僧寮半買茶翠山方盆覆一水復戈斜節物黃梅熟光陰苦楝花南中風土異知已近仙霞

重過臨川有懷玉茗二首

酸風蕭摵撼南柯往事繁華一夢過惟有牡丹亭院本

尊前重聽小紅歌小紅玉茗侍兒

少日詞場每自誇朱雲一疏竟歸家千秋史事留詩案零落空堂玉茗花

乘月至分宜口謠二首

兩頭纖纖月當戶大雞小雞奈何許至今雲黑鈐山岡夜半辟蘿語山鬼

病骨初蘇怕遠行三年難得此宵晴行人惆悵西江月曾照袁山萬古清

將歸

豫章城下水歸思忽然增一夕辭籠鳥三年戴髮僧倦遊原少舊重到更無憑慚媿滕王閣岧嶢欠一登

釣臺

祠堂千載此江濱壇石依然舊釣綸隱不用文辭鼎鼐
狂偏有象感星辰畫眉叫日荒林晚縮項吹潮野水春
莫向雲臺誇姓氏州名何處著諸臣

西臺二首

寒風蕭颯雨淤冥短櫂重來未許停記有人持竹如意
不如意處哭冬青
六陵風雨古今愁想象干戈下睦州畢竟遺民同一喟
不爲晞髮即披裘

蘭谿打槳曲五首

打槳復打槳曉風吹鬢影團團雛子黃日上黃姑嶺

朝發桐谿棱何以致扣扣歡持玉東西滿食金華酒
春潮下富春送客六柱舟底須菱花鏡照儂朝梳頭
今年蘐花少五千買一硯鐙下紫羅衣但染天水碧
腊得遼東豕堆盤琥珀新夜來豩酒膽不比猩猩脣

富陽候潮雪後作歌

癸酉月正心刁騷富陽縣前候晚潮舟子不發期五日
坐使愁腸百千結忽然蓬背吹北風一霄玉戲勞天公
掀簾戴笠一長嘯江濤漠漠山悄悄轉教興發憶剡谿
無那羈遲失同調老蛟起舞長鱷嘑風力益高日腳低
攬衣指直不得結人影瑟縮如寒雞此生窮達自有時
羊羔酒酌金屈卮不爾短衣挽兩石射殺白額南山陲

何爲落拓千里閒坐使兩頰生白髭酒酣聊爲獨速舞
仰視雪花墮交午會當著屐淩高寒富春山迴雲漫漫

淮南集

歸家一月將赴淮安

整頓殘書倍惘然故園一別輒三年到門已落春風後
鼓櫂仍期穀雨前拙計但看嬌女瘦持家端仗老妻賢
蓼莪忍向癡兒說檢點青袍涕泗連

題秋琴聽雨圖四首

杏樹初花曉未晴小樓深巷夢難成無端觸撥江湖思
愁與春潮一夜生
膠膠喔喔響花陰今雨蕭條舊雨沈總是相思不相見

故人消息在晨禽
十年塵海悵分攜孤負鄉園草樹齊我亦鷓鴣谿上住
綠陰門巷日鳩啼
西窗翦燭語難償送我平明黯自傷何日東鄰結茅屋
臥聽新釀注糟牀
劉大司馬師以近集見示即次阮漕帥師韻
又向京華省舊顏喬依壇坫奉南山韋平事業三霄上
燕許文章四海間曾侍遊仙知夢淺重來問字可緣慳
預愁潞水秋風滿悵望龍門引櫂還
重九後自潞河南下聞警
九月霜花重單衣下潞河秋風方詠遠道忽兵戈彈

鋏愁先絕開尊鬢已皤從軍雖有志此事久蹉跎

題阮師江鄉籌運圖

癸酉正月吉儲胥將北發舳艫蔽江介軍符馳吳越維
時儀徵師寶秉漕帥鉞舊年荷
帝命遠猷寸心竭調劑官與民裁量丁與卒會當立儲
須必先明賞罰粒粒天庾珠不使雜糠麧吾
朝沿明政貢道通漠碣奉春策燕京要以便朝請何圖
數載來黃流奪耕垈憶昔工文莊舊畫不可沒譬諸人
一身運道乃吭咽籌之有過當直欲杭滄渤
廟算仁如天海運議久闕專力事會通不憚勤覙覼師
體

聖之心中夜長悁悁朝發盂城偎暮宿瓜步場粟米五
百萬量尺竿豪髮計地及八州限時止六月一百廿一
綱綱綱費韋捽牽夫十萬人振力免餓殍今年山東旱
沙壅待疏掘糜費在淺阻丁力極顛蹶試看圖中顏勞
悴何時歇歡聲騰錦繡憂思損肌骨會當涉河汶報政
秋朝
闕所嚮在
國計思對
命書笏

秋舫書懷十首

西北欃槍入犂凶犯薊門東郊回

翠幰南苑駐金根矢石交雲閣烽煙徹掖垣巾涓方豕突華省失鴛鸞齊斧蒼黃出元戈次第屯妖壓晷日月
天露洗乾坤祇覺
皇靈遠從知國步尊小臣蟣蝨細聞信淚潸吞

小醜生成外揮戈逆太陽紅羊爭左道黑蟻儼分埸刁斗傳河曲䈰書入建章天心方佑順民命恐摧藏謬效連雞智徒傳鋋鹿儼諜窺三輔密烽繞六州長攻穴腸抽鼠捡渠臂折螳似聞
哀痛詔
聖德邁虞唐

闖道魚臺縣跧窯有賊巢七年方卵育九月忽雄虓首

惡推裴甫殘黎問趙苞戒嚴連夾谷亡命及敹鄗東十
天時秋居叱地力磽哀鴻集中夜驚鹿竄西郊命促魂
遊釜甑深濁止膠倘煩諸將帥督戰急征軺
近縣圍方急中州勢少危滑臺真虎負淇水效狼窺遇
害傳諸尹期援集遠師已愁阮瑀及兼報卞盱隨癡突
趨天井狂奔絕大伾飲刀猶倔强吐火定昏迷酋命殘
螻螘
天威懾虎貔有征無用戰殲不待交綏
天上傳星使師中卜丈人葦平有弓治襃鄂得臣鄰七
萃繁霜羽三單集電輪囊沙圍自合卷甲令同申袁尚
宜傳首陳豨已縛身出車楓葉冷歸馬柳條春古者凶

無赦

天平勇自仁紅衣曾鑄礮留取受降辰

道口圍曾潰兼趨冉肇城

臨軒紓

廟算授鉞降朝卿潑喜今何怒横衝舊有名李波方俘妹張角尚逋兄覓大蠲新稅艱虞失早畊梟巢同日覆獾穴幾回平擄若拖飛欄占濠渡木罌浚儀城路遠父老擊纍迎

倘守彈丸地相持作蟻蜂營應添七覆命已盡三冬竊號傳唐史遺骸辨宋儂捕亡安鹿角抵死折梯衝楊素軍偶振高昂賊自俱風旗搴破壘火箭發高墉都尉駝

眉走將軍猶臂從安良在除莠銷甲及春農

蕘民飢不少

再徇水仍多青犢羣凶在黃流故道枯王尊祠莫及賈

讓策殊科金堰魚生甑盂城馬沒渦直愁并四瀆奚止

塞三河國仗雲梯議人憐瓠子歌尙煩拯墊溺稍待靖

干戈對此肝腸熱憂時鬢欲皤

九重方側席臣下敢偷安紫禁論思切青蒲密勿難救

荒蘇餓殍執法去貪殘漢室襃循吏唐朝右諫官

大猷雲日麗溥伐雪霜寒杜牧言無罪劉蕡策已殫涓

埃何足補耕鑿此爲歡無病呻吟者聊酬宇宙寬

粟漕神倉遠秋風下舳艫來時憂旱魃去日動妖狐習

鬭彎虿鏃徵兵急虎符計應先曲突防敢後衣袽滴博
方通戍長隨正轉糈繁雲更火密涇霧曉檣孤已拔鐘
吾驛猶淤微子溯從單應負羽操翰一長吁

題小雲圍雲書屋圖

相從十載別三年重對淮南亦偶然畫裏雲山疑輞水
篋中詩卷比斜川薰鑪祗合隨琴薦花地何當接酒天
他日北湖尋舊侶耦畊須趁汜光船

臨頓里集

答徐雪廬廣陵見寄之作

再向吳門見相逢判十年卑棲雙鬢改禪習一心堅小
雨蘭陵酒高風瓜步船過江紅藥晚明月正重圓

王海邨斯年有薊門之行率賦奉別

黯黯春陰長綠蕪送人蹤跡感菰蘆兩年吳市新詩侶
七載燕郊舊酒徒此去鶯花連社日記來風雪判丁沽
十行肯後潛夫札看取蜚聲滿
帝都

題海邨受詩圖畫船山張侍御遺像二首

一麾剛能海雲東客子光陰石火中他日西江數流派
瓣香只合拜涪翁

海棠未破柳垂絲曾憶看碑覆酒巵吾亦有詩須論定
相從已恨十年遲庚午在都雲臺師招飲揚州旅館看西嶽華山碑同坐者蔡閣學生甫馬光祿秋藥宋太守茝灣居吉士琴鴨陳茂才受笙及侍御與鑑

謝小雲惠蝌

阮郎秋艇及湖棱遣送霜螯抵百朋解道共嘗學邊瑗祗緣分惠媿朱登畦薑知熟鳴蘿曰離菊愁張照字鐙安得連牀語農圃剖匡同酌酒如澠君時秋賦報能

題温也癡文擔糞圖三首

巢居閣迥墨谿斜聊共棊枰一笑誇聞道更無封禪稿且鉏明月種梅花

漁具還輸農具宜鬧泥耞板趁春期一畦紫莧千頭橘吾亦新師氾勝之

蘆雪菰煙歲月寬頻年浪跡夢無端名揚畢竟同牛後何苦皋牢學轉丸

春日得諸城劉師見懷詩即次原韻二首

菰蘆廿載尙依人夢記華胥往事眞衰鬢已教侵曉鏡
短衣可更犯緇塵香鑪東閣花前酒畫舫西興雪後春
回首之罘輸柏馬不禁清淚點裾頻

能拔卑寒得幾人況兼清越見天眞揚雄門巷車無轍
寇準樓臺甑有塵顏色俏瓜驚改歲詩篇剖鯉喜隨春
方輪縱遣狶膏轉欲往從之道里頻

林屋洞天集

修竹圖爲葛香士賦

葛仙井在包山麓繞屋流泉映修竹中有堆牀萬卷書
鎭日擁書遠塵俗春雷一夜迸竹竿十十五五翔青鸞

讀書看竹無不可科頭六月長風寒吾來靈威訪祕書
山前碧玉鳴通渠知君曠度如抱朴臞然鶴骨中心虛
卜居祇合住林屋洞口耕煙洞中讀抛書一嘯湖水寬
七十二峰青矗矗

蔡笠山惠石公白枇杷賦謝

石公山插太湖濤中有枇杷味最珍霜後試花濃比雪
雨前摘實爛如銀楚萍未必輸先典蔡樹何緣誤後人
多謝筠籃近相餉異時應結耦耕鄰

哭諸城宮保劉文恭師四首

忽證龍蛇讖春光慘莫回豈惟壞梁木直欲拆星臺三
歲心喪重千秋國士哀何年攜鏡具桐樹識重來

惟昔翹

丹陛經年侍講帷素風臣節厲直道

聖心知家世傳遺笏行藏付口碑汗私吾豈敢大鳥有

同悲

天道誠難測師如不永年濟時刪諫草愛士託詩篇眞

覺山如畫從茲硯作田師詒詩有洞庭山古宜摹畫鄙尉花縈莫負春句今來西山如讖長河空有淚北望轉悽然

四海論知己何人更賞音削瓜留面目拔月見胸襟竟

阻章平業難酬魏鄭心歐陽門下士頭白感遺琴

阮師自嶺南寄到文選樓詩存及恩平阮桐葉

吟蟬硯賦謝二首

治國籌邊兩不妨會昌一品氣清蒼賞奇遠寄勞千里請益遲翹待十霜漢殿勳名銅馬式唐羌疏草荔支筐重憐舊日編年在華髮蕭騷弟子行師戊辰以前揅經室集及雷塘菴主弟子記皆鑑爲編年

巧琢雲根活翠鮮先秋一葉墜書筵傳觀肯羨連城璧生計從輸下潠田吳中大水爲百年僅見瘠田十餘畝悉爲陽侯所奪茗醆筆牀新位置瓤腸蟬腹久隨緣自知無復金貂夢正要同吟落木天

王雲舫種蕉肄書圖

少時曾結墨皇緣繞屋隨人號綠天夜雨滴窗心自警秋風折檻意相牽養成肯讓芙蓉粉種處仍求苜蓿田

不信右軍三十七黃庭眞跡古今傳

羅漢寺看梅

入隝千花涌山門倚樹巔澗流初夜雨人立夕陽天春暖先除酒香嚴未破禪風前數童冠三復舞雩篇

毛公壇

饕風漸停苦雨歇擬訪仙壇款靈扃一枝扶老雨不借迎面靑山起超忽毛朗廟後路蛇盤前度來遊識碑碣朱朱白白入草花彎彎環環轉林樾鎭地符失丹竈空但有芻童出耕垡劉公一去二千年留取雙池鑒毛髮一瓶寄上大諫議皮陸終嫌欠仙骨我生欲抱三足鐺劚斧親攜煮薇蕨不辭去路動暝煙隔岸莫釐上新月

西山懷古四首

犀渠歌扇總紛紛往事夫椒付夕曛花草晴分脂粉色管弦朝怨鹿麋羣春歸范蠡牀前樹天老西施舞後雲賸有君高書越紐霸圖銷歇復何云

芙蓉花發露珠團明月灣西涌翠瀾大業鱸魚曾作貢元和橘樹又名官徒聞刺史三宵住未抵浮家片業寬焉得煙波船一隻綠蓑青笠臥江干

六代銷沈水一漚自磨折戟認寒流燕榮師已臨前渡蕭巘營能據上遊馬稅城空兵氣入登高壇迥陣雲收景靈觀裏梧桐樹長作吳宮一段秋

銀符投龍信有無氛祲吳越靖仙都鞭投豪帥臨千騎

甲授沙民及五湖恐有白腰生肘腋不難赤腳到茬村

濆池小醜尋常事無病呻吟亦遠圖

求古精舍圖爲陳抱之作

駱駝橋下水潺潺十載渾忘舊往還髣髴清容軒底坐埠頭先見隔城山地爲陽秋室寓齋曾再過之

魚計亭開花鳥新尙留小谷口前塵縱然金石遺文在後世誰知鄭子眞

漢甎秦瓦日登登到處榛芳索總能除卻兩尙書不識鎭洋去後有儀徵秋帆雲臺兩先生

翠墨銷沈幾擘撞竹汀竹垞已難雙他年相訪無他事再拓天寧寺石幢幢爲蓝畦先生拓後朱檢討錢宮詹皆有跋及君而三

桑芷閣丁集

題潘星齋詩卷

蘇臺盛風雅激揚始青芷沈石田文衡山踵其後高步
凌九州之子拔千載六義窮雕鎪投余星齋詩格調錢
與劉爲學固有本華實宜兼收勿以一牛毛而抱麟角
羞

冬日答董竹坡見懷

凍雲吹空色如墨駕鵝滿天松柏直美人遺我雙鯉魚
想見胸懷難自得羇乎幸值太平年撫躬安得無遺賢
眼空四海未快意盇亦舍此營刀錢君不見古來才人
極齷齪獮獵嬰販繒岐賣麪種瓜步隱藝漆宏織簾騂士

貨畚猛爲君細數君莫嗤便肯易轍行已遲摶腸賴有
租牛券中字與君且和雪車冰柱詩

漢承安宮鼎歌濕鐵花棠賦

鼎口刻承安宮銅鼎容一升重十四斤甘露
二年安丞長福掾祿守令史宣夕世造第五
三十一字

羨君好古世無匹商卣周鐘列甲乙鼎復傳自甘露年
斤重十四升容一一腹彭亨石銚圓兩耳連卷象簡植
活翠橫分帶露茄生沙肯假負霜橘口鑿小字卅有奇
隸楷分明郭香識承安之名宮史疏黃圖不收禁扃佚
維時宣帝起下杜天子氣從獄邸出蓮勺鹵中困魚服

仇不能即鼎有實丞既曰福掾曰祿令史曰宜例取吉拜名青瑣號夕郎造此者世世不忉漢百官表注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夕字正是宮號昭陽宮中故劍亡金馬碧雞祀奚及今年冬向屬玉來明年春自甘泉入池陽萯陽皆離宮便問張華等鑑測史載甘露二年十二月上幸萯陽宮屬玉館三年正月上自甘泉宿池陽宮注池陽縣有離宮萯則萯陽亦當不異鑑爵見永樂大典所載漢南北兩宮圖無承安名則已者皆當屬離宮無疑改元神爵又黃龍九鼎重光萬年力儲生稽古渺前聞濁酒不澆此胸臆拾香草堂花竹繁佳友時來不速集語妙環生饕餮貪腹儉楞羞盤籃飭憶昔校書誠本堂畫肚鉗脣費文墨今日重看一猛省過眼風鐙那堪述此鼎銘識積古齋鐘鼎款識中記舊與同年焦理堂朱茶堂晰夕一處賞奇析疑閑以謔語然竟不識夕字之為夕

郎詩成且告楊南仲與劉原父調盛梅巷陳抱之更爲精擘窾緶

緇

題王臺叔寒山感舊圖悼亡二首

說詩箋字幾經營伴侶眞靈感未平不見當時陸卿子墓門風雨十年盟

鷗鷺沿谿一櫂垂疏泉架壑苦撫悰底須再到經行處腸斷秋原夜半鐘

題紅蕙聯吟卷

史局隨身事已陳又拈小草問前因名花特地留孤植詞客相看半故人卷中除素交壽階同人曼生雲伯外如穀人祭酒頻伽四香禾夫晁香澗贊皆從前舊識也

灼灼煙迷吳苑雨娟娟香動楚江春還君畫

卷須珍重卽此稱含肰最眞

題潘紱庭秋林琴旨圖

鯉庭有才子習聞

薰風琴翩翩若鳴鳳集彼桐樹林作詩揄揚雅載德何

愔愔試鼓朱絲弦中涵

清廟音

痺風集

題沈柳橋復古桃源圖三首

桃源洞宋王先生蘋講學地在震澤鎭屢易

主最後入於柳橋之祖今碑刻尙存柳橋過

之不勝今昔之思爰繪此圖

喬木蒼涼往事非故園曾此置雙扉尊經閣圮賓徒散
惆悵重來丁令威
著作清修久不聞程門風月記平分怱怱二百年彈指
手剔殘碑倚夕曛
幾間老屋尚荒煙酒坐琴言半惘然展卷應同劉子驥
桃花紅過義熙年

送淇生小同就婚江陰 北江先生孫時從余遊

公子才華錦不如忽傳仙櫂發秋渠催妝定卜芙容鏡
避客當成博議書扇底香濃分韻後屏間山學畫眉餘
即教州號連洋近雙鯉無憑感索居

斷釵吟爲參戎湯雨生太叔人賦

篋中玉釵白於雪六詔來歸長綰結自哭崩城不忍看豈意鐙前一朝折昔有少原婦刈蓍亡簪韓嬰傳詩爲表微三歎譜入朱絲琴故物難忘人事變墜履終傷不重見千載顧凱之還畫劉家仁智傳

題張廣文尗未廷濟清儀閣圖

富貴從來等一漚堆牀金石自冥搜舊書定過楊南仲愛竹何妨王子猷醉李靈根階下樹孝廉舊物水邊舟始知翁覃谿學士北錢竹汀宮詹南外留得由拳百尺樓大癡有由拳讀書圖

温稼生訪尗未廣文於新篁里因於竹田深處煮茗餉之歸作竹田煮茗圖紀遊爲畫三首

春江張綠痕懷人恐遲暮何許曳觴林竹田最深處入
門望風筱巾爲徑寒霧少選出中廚肴簌雨無數誰言
不速來喜有雌雷助樹雞於此兼櫻魚莫輕妒迸土長
貓頭折項笑蒸瓠

吾儒文字緣一一占簹簹作紙充卷籍爲器成匪筐籜
龍汝何負留莫赦斧斨兩君會稽美如楷荐明堂吾衰
一蠹魚成仙眞渺茫邂復史與經同鼠銜生薑即事欵
畫餅雷聲出飢腸

昔有饞太守日坐篔簹谷解簭玉版禪殊不令人俗偶
讀東坡詩噴飯欲滿屋何如二妙并相對捫其腹飯罷
吐雄談入紙盡蒼玉吾詩媿此君詹詹豈足餘愼勿將

玉簪刻彼篁里竹

湯雨生參戎畫鴻案聯吟圖爲張春水賦時春水久遊不歸

將軍妙畫本通靈紙閙蘆簾舊典型如此流光忍拋擲祝君先幟破藜星

遲到郵書亦索詩春秋歸櫂慣遲遲憐他京兆生花筆祇解聯吟不畫眉

孳牋分韻幾曾閒風雨蓬門盡日關應讓東吳陸卿子花時偕隱似寒山

空林詩思圖爲月樵上人作

脫葉滿空山人海夢誰覺我本有髮僧終歲苦婣掘從

師問句法可說不可學始知無字禪如挂羚羊角

題知稼草堂文遊圖爲奚榆樓索賦知稼本橋名

詩本窮人具名流每見招殘年元有里丁卯且因橋負郭山分帶開門魚上苗遲思從桂櫂十日未辭遙

孫愈愚招同柳橋子敦子香古舜暨喆嗣永言看海棠花於怡顏堂翌日用東坡定惠院韻作詩索和次韻奉酬

長年靜坐如枯木無地尋花娛孤獨忽傳折簡招髯翁萬卷讀書能遠俗卻言手種海棠樹卅載不花委寒谷春來怒茁珊瑚枝蓓蕾搖空紅滿屋入門一笑狎良友留坐談詩勝甘肉觴行不苛禮益恭日腳西馳未云足

還家知欠浣花工那有新裁答清徽今朝摩壘直致師

萬斛流泉涌披腹此才即不還玉堂有詠能無汗淇竹

僉恩時刊詩文集成正恐閭巷散瑤華麤俗翻嗤桃李目連宵急

雨欺枕函遠想紅妝變雕蜀重遊嬾比號寒蟲索逋愁

侲冲霄鵠但得花枝歲歲同願奉珠槃追款曲祝翁珍

重苦吟身孔雀定無牛抵觸

寄題有斐園四首

園有水竹首藏眞西山書硏故名壬辰四月

祝礜廷別駕以尊甫東嚴太守所輯留香墨

林索題率成

綠滿修竹兩相鄰寶墨流傳迴絕塵五百年來方論定

小人君子究誰眞眞西山先生在宋與魏鶴山同蒙僞君子眞小人之謗

春雷一夜報平安蠟屐能扶到亦難怪道淸聲如老鳳

森森長徧碧琅玕

著書應過何喬遠立藏還同曹石倉更有淸江劉氏例

墨莊原爲子孫藏

尙書祖德今誰述祖舫齋先生余辛酉　朝考座師已已祝釐過杭其述祖德詩敘係余爲阮制府師代作

太史詩篇昔共論陳恭甫編修係同門庚午在都甚洽自其奉諱旋閩遂不相問餘卷中人如伊墨卿太守向在維揚亦荷知己之譽

海內故人還有幾開緘不

獨悵名園

冬日謝錢松坡海蛤野鳧之惠

故人深惜擁寒氈分惠珍羞及暮筵習隱宜租抨鴨艇

療飢難買種畑田安排詩料來花底領略冬心到酒邊舊業全抛無以報短檠空誦木瓜篇

古詩答董鑄范

草蟲鳴東廂阜螽躍空谷同氣苟相求不殊輸與轂里中盛冠蓋膠西多著錄余之曾王母自出非遠族亦締朱陳歡女蘿附喬木（余曾大母係裘夏公女而叔祖母亦出廷屏先生自此屢締姻亞）吾子曠世姿驚才溢衆目百氏同消搖一編陋拘束訥翁昔持柄每抗竹谿躅（竹谿倡和集以南訥瑄先生居首稱詩號二南谷南江）再駕屈楚服（胡澈木海珊樹屏屏守諸君）子興繼自今回翔隘坤軸肯徇萬牛毛舍此獨角鹿（君抗節讀書不事科目）甕余偶屬稾長虞一單覆

種竹歌爲王研農賦

子猷近在湖之濱煙苞雨籜常相親屋前屋後不知數時亦以愛傳其神詩畫從來有妙悟文湖州派豈足慕日把鵶頭鴨觜鉏看長龍孫破清露年來薪桂米復珠祇有筍價蓬不殊（筍價今歲特賤）撐腸千畝賴有此詩可噴飯休嫌䰟君縱有田欠官廩逋賦豪吟笑拾瀋不如去作陶朱公兼養池魚得高枕

宋文信國公鐵如意歌

銘曰聖瑞文天祥製凡六字

天之祥宋之瑞（宋理宗語）六州鐵錯鑄此器救月矢救日弓賈似道儌見變名劉洙歸海東錢唐江潮三日歇指麾三朝野史

六軍不得發金甌已缺珠囊輕臣妾簽名謝道清一部十七史多少不如意使公如意國不棄零丁洋裏七字詩乃是生平如意事想當鼓橐鑄此時鐵雖能言人不知姚萇未識張惡子如意雖同難同持忠肝如鐵石石也祇有玉帶生與鐵成雙不成雙王炎午文且漫催冬青引已傳西臺安得攜此同上釣壇盡一哭金石淵淵殊勝皐羽竹

懷素草書千字文墨跡歌爲滄浪亭僧六舟賦

受師近在金閶閒寄我束紙求詩篇似言喜得懷素墨其本則絹其字千蘇液舊藏載書史訛也無語無能顛後來散出復無數大小兩本相比肩大者晚人靈巖館

小紅欄里支居先年探豈免百字闕補巧嘗恐形媸妍
綠天菴成昔種紙實與曾公同師傳屋漏痕勝古釵腳
老賊得之言非僨長史以肥素師瘦別具妙旨留松煙
世人酸鹹異嗜好得小乘大師尤賢此卷紀年乃大厤
貞元較早卅二年（停雲本乃貞元十五年時懷素六十三歲）須知歲強身手
捷頓蹶勁鐵貫神全律公聖毋出其下游絲宛轉紛鉤
連閱師年來好金石累千百種推經筵疏放時以草暢
志茶盤方板行將穿上聖郎未造顛旭高閒智永爭精
擘鳳皇翮身日幾本洗硯欲涅滄淚淵勿輕飲人鉦面
酒恐有賺者竊其椽榆樓（荿城矣疑）吾友固同癖以此詩去
煩言宣新拓脫或肯分似藏弆不異珍珠船

讀聽雪齋易說贈黃北山 石書

先生麻谿來放言窮天根研朱滴秋露夢有三爻吞平生十言教往往失終始嘗苦漳浦書洞璣祕厥旨斯言如砥平理數通其郵中漢必難宋求劍仍刻舟千載得二黃彼奇此則法精微絜靜中易道靡不洽

楓涇程氏藏書甚富長夏蘭川主人遣僕以瓶麓讀書圖索題二首

鈿軸牙籤萬卷餘并眉大好讀書廬異時苗發從相訪長水 朱長塘繼 或不如

此生結習每流連觸熱披圖亦墨緣安得借鈔親撥櫂一株平仲指山前 瓶山因積酒器而成上植銀杏一本見縣志

十月十七日硯農攜思陸龕圖來索題因得重展放翁西蜀原刻石像且邀同作生辰不果往成此自懺

一人那得萬首詩飽飯捫腹常自嗤早起客到書重展宿諾遺久頗忸怩入蜀萬里初不惜還往松陵直咫尺蓮花博士酒百壺泥雪飛鴻一爪蹟十月十七當生辰除楊誠齋難爲鄰浙東江西兩遺愛邀入歲薦谿之蘋嗟予衰㢠畏霜曉且待堰花插晴昊萬樹梅花花一詩不遺花同放翁惱

項易菴忍飢看梅圖歌爲吳江俞少甫岳賦

天籟閣孫多象賢以詩畫結翰墨緣詩瘦不必同和靖

畫好直欲追逃禪霜繁入寺花求凍飢腸雷鳴主客共
僧非辨才亦道潛驅染松煤作清供夫君抱畫來草堂
初過大雪野日黃忽然清氣出素紙一屋浮動梅花香
詩家嗜痂例成癖慣吸煙霞飽肝鬲題此合倩姜堯章
費盡齒牙嚼白石

井叔集

贈奚虛白 疑

碧瀾堂畔奚夫子年過六十鬢眉蒼吮游直是謝康樂
工詩不讓姜堯章豁藤作杖一枝瘦海樓縛鞵雙足強
安得從之屐兩𦋐倡予和汝歌清商六十時友朋作策杖行吟圖以爲君壽

吳愚甫復社老屋第二圖其身前所屬題者比

至則墓草已宿爲書一絕

蘆荻蕭蕭屋幾椽有人曾此擁青氈黃壚一隔成千載

慕籍詩還作補編

篝鐙教讀圖歌爲海昌蔣茂才生沐索題

長檠棄短檠黑空齋夜靜聞太息啞啞烏尾畢逋有母

課子心血枯孤兒抱書朝出閩阿母齕指色慘悽孤兒

抱書日暮散攤卷吹鐙夜過半孤兒夜誦聲琅琅丸熊

市餅多樂方孤兒夜誦音不接槌牀大怒淚棲睫先人

像設堂中央跪而讀之無懲忘何堪負此星星光心上

㿟即長明炷千鈞之重懸一縷每月日必四十五孤兒

成立毋終天瞬闕此火又幾年聖賢事業鐙影裏短檠
牆角任所使長檠畢竟顯親始瀧岡之碑龍下視

試建谿茶

有客東歸過信州武彝茶好爲兼收香踰綠雪豪全白
品較團龍味自優冬得晴憐有明火門因谿近足寒流
頭銜桑苧年年慣石銚風鑪外不求

題沈賁谿鶯湖春汎圖二首

早梅初白水生煙記上臙脂匯畔船不是良朋成勝踐
舊游忘卻十年前

近來風病似秋鶯每到春游悵未成安得都監攜酒榼
同呼張丈與殷兄榆樓銅士謝城皆予舊識

謝温鐵花送梅花折枝

八叉吟手折來親半白還朱色斬新遠恨似懷庾嶺別近愁尙帶隴頭春鐙前影亂橫陳髻瓶裏香生淺笑脣不待巢居閒重訪終朝擁鼻與傷神

題上海趙淵枏水郵圖三首

幾間草閣柳相扶射鴨叉魚興不孤儘有才名追七子未妨小隱澱山湖

書詩承旨舊家聲魚鳥江鄉早著盟知與蓮花莊不異鷗波一路向人明

依然三泖半樵漁水木秋來見舊廬我卻懷人因小阮蕭疏如讀大雷書謂令伯子啟先生君時方從姑讀書吾湖汪氏

冬青館甲集卷三

冬青館甲集卷四

烏程張鑑秋水

文一

釋

釋三辰

昔者聖王慮民之或失其時也於是就縣象之著明者而命之曰辰辰也者時也時有十二故日月之會亦謂之辰今但以其仰而可見者命之曰三辰三辰者使民促時也一曰北斗爾疋北極謂之北辰公羊北辰亦爲大辰禮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居天之中以正四時令人夜出迷失南北仰觀斗極冥行不失此其一也此垂

著於經度者也二曰東方蒼龍七宿爾疋壽星角亢也
數起角亢列宿之長國語辰角見而雨畢注辰角大辰
倉龍之角以其可見故亦曰辰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
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九
月內火爾疋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詩七月流
火春秋公羊大火爲大辰左傳凡土功火見而致用火
中寒暑乃退火出而畢賦火出於夏爲三月火伏而後
蟄者畢火猶西流國語火朝覿矣火見而清風戒寒火
之初見期於司里此以角房心尾以爲之時也又其一
也三曰西方白虎七宿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三月參
則伏五月參則見八月參中則旦詩曰維參與昴傳參

伐也公羊伐爲大辰此以參伐以爲之時也又其一也心參以春秋爲象最著農祥辰正莫顯於此此出入於緯度者也由是以言則三辰北斗也角心房尾也參伐也皆人目所易見故大之而著於旂旗曰三辰旂旗元凱襲服注而以日月辰當之不知日月與五星皆經緯於天觀象者必推步而知非保章馮相太史不能測豈有蕘童牧豎隴畝之夫可以仰觀即得然則晝於旂旗者必不同於功勳之常可知是二星則角也三星則心也伐也四星則參也房也七星則北斗也故曰昭其明也且伐本象旂旗何得以太常之常亂之按文曑曟則皆从曐制文之不苟如此而日月之辰必爲曟農字从

辰亦正見農不可以失時以此見古聖王之意遠矣

釋士

經言男有分女有歸夫婦之義人道之始是故冠禮之次鄭箸以昬禮禮綦嚴矣昔者周官媒氏以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注讀若司會然則司會者其必載諸於冊如後世戸口保甲之謂歟吾於是而知聖人命名之義焉男子二十冠而娶女子十五笄而字書其年月日名而加之日男女者統詞也自是而迺媒妁之辭既定吉矣於是時也女謂之婦不可也男而謂之夫可乎謂之良遠矣謂之壻是尚未成禮也是則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男自二十以至三十宜何如書吾於諸經蓋得其所書

之道焉曰士按說文壻夫也从士胥聲又曰士者夫也
讀與壻同音如壻而字則從士此古聖王於女子旣字
人而未昏禮之微義也先徵於詩曰求我庶士摽梅之
言也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野有死麕之言也曰士如
歸妻殆有苦葉之言也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氓之言
也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女曰雞鳴之言也曰士與女
方秉蕑兮溱洧之言也曰以穀我士女甫田之言也曰
彼都人士彼君子女都人士之言也曰釐爾女士旣醉
之言也曰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載芟之言也雖其閒所
託興不同容有以旣昏而追述之者然以意逆志大約
於待聘愆期之日居多是亦可謂深切著明者矣由是

引而上之則夏小正綏多士女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古文尚書綏厥士女引孟子此物此志也故易曰老夫得其女妻妻而曰女未歸家之詞也又曰老婦得其士夫夫而曰士男未受室之詞也其詞不可謂不舊矣他若荀子非相篇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此已嫁之詞也又曰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此未婦之詞也此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苟之行注士有同志其交接有一會而交定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復更醮是故有誓期而不從令者曰奔奔則其夫家也曰妾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議

禫月議

謹案禫月之辨議禮家人執一說由今思之非禫月之異蓋以喪服之數無定故幷禫月之禮而異之何則魏晉之閒多用王子雍議以二十五月爲主永初以還始用鄭康成議以二十七月爲主是禫禮有一月三月之別要其在正服二十四月外則固無不同也今攷王議據三年問閒傳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而證以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以爲再期者於此而畢於是以禫止一月其說不必盡非而亦有未盡處今若以疑子雍者而幷疑小戴則固無是理也鄭議亦據服問中月

而禫以爲二十七月後儒以士虞禮推之以中月爲閒月葢明文本大戴喪服變除篇禮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今喪服變除篇不傳而禮經又無專說以是有疑鄭而轉信王說者其實亦非也試以兩家之言而遍其郵似經文本不異特後儒之自生牴牾爾曷言之按白虎殿通德論曰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曰二十七月而禫漢去古未遠且與二戴同時則二十五月與二十七月並存必非偏據可知且何休公羊注亦嘗引士虞禮記二十七月矣則二十七月之數在禮經當日自有明文而今偶佚之必欲輕鄭以從三年問之言此甚無謂也然則三年問之說非歟曰否三年問言二十

五月蓋正服既終禫於是始故曰是月禫非謂禫止於是月也使止於是月又何以解於古人喪祭先遠日之儀且卜日必非一月內之禫可行夫人而知其妄矣然則二十五月者特始言之而二十七月者特終言之此可以義起況間月而禫禫處其中在大祥之後又何至有出入四年與再期之說相刺謬明乎此則知古人即事有漸自十三月而小祥一期也二十五月而大祥再期也而情倘有所不忍於是制爲禫祭之禮而縞服爲所謂是月禫是也由是二十六月而祭二十七月而終以即於吉此行禮之次也而又何疑於過禮而重情輕情而反制乎大抵禮爲學者而言故小戴特詳二十五

月以還再期之數變除篇如後世律例爲衆人而設故
大戴特詳二十七月以明終制之期後儒紛紛煩擾必
泥於一是恐皆無當禮經之意鑑學植淺陋不能有所
發明略就所見詮次其說惟吾師爲當代禮宗必有以
持擇而折衷焉則幸甚謹議

記

文徵明畫平倭圖記

明文徵明畫胡梅林平倭圖卷乃揚州阮氏文選樓所
藏雲臺師云此卷筆蹟不類衡山且此時衡山年已八
十有七其自署門下文徵明或卽兵部主事楊芷倩衡
山生徒所爲以應梅林之索者乎予其爲我攷之鑑按

此卷高尺有咫長二丈一尺卷首書靖海奇功四字畫尾書紀事一篇皆御史張寰所作中有長興顧碧谿書海寇篇攷詩及紀事所載年月殆記丙辰乍浦梁莊之捷也按明史世宗本紀嘉靖三十五年七月辛巳胡宗憲破倭於乍浦八月辛亥又襲破海賊徐海於梁莊而日本傳所謂宗憲設計間之海遂禽東渠以降盡殲其餘眾於乍浦未幾復蹴海於梁莊海亦授首餘黨盡滅江南浙西諸寇略平此卽其事而當日文士誇張以爲大捷是也又按宗憲傳海解桐鄉圍復巢乍浦宗憲令俞大猷潛焚其舟海心怖以弟洪來質宗憲因厚遇洪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

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於海海怒以計縛東來獻帥其衆五百人去乍浦別營梁莊官軍焚乍浦巢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稱是海遂刻日請降宗憲慰諭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爲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禽若屬矣東黨懼乘夜將攻海海挾兩姿走間道中稍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會盧鏜亦禽辛五郎至遂俘洪東葉辛及海首獻京師帝大悅行告廟禮加宗憲右都御史此圖之中所以爲梁沈兩莊也今攷圖中一人貝冑組甲豐頤而短鬚按轡乘紫騮馬一武士執大纛前導稍次兩武士一執綏葵一執鉞者卽總督胡

宗憲也按茅副使坤紀勦徐海本末明日官兵四合牆
立而進保靖兵先當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卻俄而胡
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海窘甚遂沈
河而死所紀擐甲事與張綸言記相合是以知爲績谿
也績谿之右一官朱衣紗帽頤霤上微鋭彎眉鬣目乘
青驄並驅而前者其尙書趙文華乎按文華傳帝以文
華爲賢命鑄督察軍務關防卽軍中賜之自是出總督
上又宗憲傳海既刻日請降先期猝至率酋長百餘冑
而入文華等懼欲勿許則當日文華固在軍中且自文
華既傾張經李天寵宗憲又其所薦代事之惟恐不謹
並行而先焉宜也又其後高冠圓領朱袍服繡豐下而

須以其次論之則巡撫阮鶚也浙江倭變紀海先期而至入見胡趙阮三公胡者梅林趙者甬江則以次當爲鶚也且獻徵錄載鶚桐鄉被圍之後賊奔據沈莊憑險自固鶚曰不滅海尙留根蔓乎則滅海之時鶚得在軍中也又其後一官方面左顴年稍輕者巡按趙孔昭也倭變紀曰海入見胡趙阮三公及巡按趙公孔昭於平湖城中出曰鑒諸軍門之貌吾禍終不免則趙又其次也其餘文臣四人皆朱衣烏帽或郎中郭仁副使劉燾徐汝參政汪柏參議王詢皆見於餘姚諸大圭乍浦紀捷不盡可詳也此圖中之文職可攷者也其武臣可攷者一將面豐無須冑而組甲前擁二旗旁豎大旗一上

畫虎而翼在胡趙二人後者疑總兵徐珏亦見於乍浦紀捷者也又一將居前側身乘紫騮馬胄首朱甲執長旗督戰前五兵手弓矢彎注又八兵執長鎗前驅轉鬬則都指揮戴沖霄也按倭變紀是時賊壁甚堅諸將畏矢石不敢近胡公怒命都指揮戴沖霄攻之兵大進擣巢於半日之間賞沖霄之功則爲戴無疑也又一將右視坐船中前一卒執旗立將以右手指船頭首級纍纍然者疑遊擊尹秉衡等按宗憲傳以海首獻京師而諸大圭捷紀稱公先令副使劉燾引遊擊尹秉衡夜伏乍浦城中或其人也尹之左一船稍後中坐一將弁而朱袍緩帶來獻俘者通眉豐下按滕凝視船頭反接而囚

者四此總兵盧鏜也按宗憲傳會盧鏜亦擒辛五郎至辛五郎者大隅島主弟也則所俘於舟者辛五郎也又二船橫陣於倭艇之中十餘人與倭鏖戰一船首置一佛郎機一兵俯身然藥繩就放後一將方面廣顙要縣弓舨左執旗以右手指麾督戰此總兵俞大猷也倭變記所謂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邀擊之溺且盡是也一船稍先出與此船並後一將微髭怒目執黃旗督戰此或參將丁僅壁乍浦城以為內援者不盡可攷也此圖中之武職可攷者也其而縛步行身纏徽纆而俘者三人曰徐洪海之弟也曰陳東海之書記也曰麻葉海之黨也又一小鹿頭船船首兩人持篙一椎

髻小童立於篷背而覘其後其艇烏篷櫺窗窗中一女子紅袖擁髻注目外視一女子青衫紅裳相凭而立不類民人逃竄者疑妓女翠翹綠姝也按紀剿本末海皇急令酋鏑兩侍女出及死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沈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首級以歸則此其人也其餘兵士有河朔有永保有保靖有容美土兵故不一律也呀畫之能事至此纖悉與當日情事相合非苟焉而已昔唐時浙東劇盜屢起而張伯儀之平袁晁不若王式之平裘甫胡三省注通鑑以爲此葢由唐中世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成功之後紀事

者不無張大今觀梅林所就亦何獨不然然王江涇之捷實出張經其功爲文華所攘明史及武備志可覆視而箬谿詩直云去年嘉興敗殆有微詞乎是爲評

包山葛氏澂波皓月樓藏書記

余自知有書癖而所歷之地天亦嘗不靳其求計三十歲以前我鄉鈕氏疏雨積書八九萬卷大半出余所評暨及薄游京雒往來吳越如諸城之鈕揚州之阮收貯亦不少又嘗東渡曹江登鄞縣范氏之天一閣撥寒灰窮蠹穴搜求放失幾二十年吾黨之士若嚴氏久能袁氏壽階何氏夢華江氏鄭堂未嘗不握手訂交究轉商榷益一時崇尙宋槧證墜簡之零星采逸韻於千載自

謂所得不後於諸君子矣既而在瑯嬛仙館校進四庫未見之書發西湖文瀾閣所藏胥吏持印帖往取輒數十百匣堆積滿案得書至一百六七十種

天子梁苑委之藏於大內則所見之多竊以自豪焉去春病起始來西山葛君香士坐余於澂波題月樓中其樓據消夏一灣之勝前臨淇流卻負崇巘纓巒帶阜雲蕩波詭因鑿樓之兩壁以居書書不下數萬卷每當楸桐負日桂筍尋波游觀既倦篝燭繼晷其書經史駢羅部秩峻整集舊者辨其蘽猶版新者慎其魚虎自甲而乙而丙而丁依四部例悉著於目舉凡鳳館之新章兔園之祕冊不與焉香士問叩余所見遂不覺縱言及之

亦所以幸余之遭也而香士輒固邀曰吾所藏文史之
纚耳視予言不儻乎遠與余曰否謂所貯遂足以供蘭
臺石室之求則誠未之有若以此爲子姓之所誦習則
奚翅過之今夫人日用所需亦願得魚豚之茹耳多買
龍肉何爲昔亡友疏雨嘗持宋本以誇示余余笑而麾
之曰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疏雨竟嘿然然則君延
余課其喆嗣而教以屠龍之技可乎不可乎香士曰是
則然也亦盍爲余序以附諸家之後乎余曰可哉余時
甫輯十五經譾說深幸有以自助因書而遍一匱書目
之首一跋林屋藏書圖之後異日者續藏益富歷時益
久亦必有足爲農求向校之資者當更爲之者錄焉道

光二年六月朔日記

秀水許氏澤存樓藏書記

文獻皆所以載道宋自長興墨版盛東南承貯家如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非獨史所不廢即著述若馬貴與輩率取裁焉吾　朝始開四庫之館

詔中外訪求遺書所在若浙鮑氏范氏汪氏揚馬氏進至六七百種首蒙圖書集成之

賜洵難遘之榮也明中葉以後遠則天一閣范天籟閣項汲古閣毛近則倦圃曹曝書亭朱小山堂趙瓶花齋吳知不足齋鮑不可枚舉傳之久以甬上為首積之富以禾中為先蓋文獻之所萃也今年夏秀水許氏二田

介王徵士研農以所受尊甫鼎雲先生藏書來請爲記
二田承餘緒非一世築澤存樓縮衣節食引而弗替凡
得自書賈書船以及長塘鮑氏借鈔者總經史子集爲
卷六萬二千有奇非後啟之秀璵雖然有足爲二田述
者余自束髮至南北舟車所接皆藉書卷爲淹滯而旋
聚旋散不勝飄風好鳥之歎就所見瓶花齋之散吾友
眠琴山館得其搨谿集德清許部曹得其隸釋隸續皆
舊鈔本小山堂之散於友人處見蜀石經毛詩殘帙急
勸鬻之後爲士禮居豪奪去今入刊者是也天籟閣之
散則字畫多於卷籍神仙起居注其一也曝書亭之散
於吳門書肆買得北盟會編前有竹垞著錄之一之印

方是時渠家臢新塍張簡菴遺書末散而所著瀛洲道古錄稿本尚在也余於琅嬛進四庫未收之籍時時識其崖略餘如汲古後人與潘稼堂書帳不與也此無他經始之不以其道收斂之不以其節雷光石火有由然也又嘗因海上之役兩登天一閣其一儐閱宋拓石鼓文悤悤即返翌日歙凌仲子至邀重登檢閱唐宋人集十餘種胡身之注通鑑即近江西本所自出歸途相與太息其閣之久遠而已閣一直七架左一稍殺置桃以登即所謂天一生水也閣非至戚密友不易至至者先告於其家主閣者至期啟閣則有人爲登桃則有人爲啟櫃則有人爲成約閱書客至必子若孫之分番值閣

者齊集乃敘子若孫無故入閣及私與人入閣擅借書與人因而鬻賣皆有罰其規條密矣故歷三百餘年靈光歸然

天子命官圖其閣以爲式則後此之奉爲圭臬當何如也嘉禾一郡其先於計氏者墨林倦圃曝書亭知不足齋誠非他郡可比謂無益於後裔則甬上之范科名不絕即鮑綠飲余習熟以垂白之年得身

賜舉人豈非藝林盛事夫士徵時不能具竹素毋昭裔欲借文選而不能楊士奇之母至爲鬻牝雞以易史略釋文十書直背其得之難如是若既聚之可不思所以永其傳令二田能詩善交少孤無昆弟撫於其母太夫

人閉門力學有劉氏墨莊之風既長承世父壽喬廣文之名鵲起於時方取族祖甫草先生遺書並棻邨遺集刊藏樓下其持擇之愼校定之詳雖未克嗣農求向校如天一閣之美其繼前此諸家之名以起以裨益文獻舍二田氏安歸黎洲世世如護目睛之言具在余故治其例述散聚之由卒歸之甬上以爲頌禱之辭云爾道光甲午中秋

谿陽展墓圖記

聞谿計君二田將梓其族祖棻邨遺書追念舊德因於道光辛卯偕同人展其族曾祖父甫草先生之墓於爛谿之北各賦詩紀事善畫者復爲圖以張之謁文於余

余展卷艮久不勝頻䫜而言曰君之志洵盛矣雖然敬宗之誼昔人所同韋孟諷諫首及彭城靈運述德始言賢相是不足爲君重也今夫爛谿當松之西南上承頓塘下沿長水曾不百里而近而此纍然者墓田長林豐草荼火神鴉謂僅足資憑弔乎盍其地爲小東林諸君子之所回翔而其事倘有俟於後賢之表禩者無已試爲揚榷而陳之當社事肇興縣延十餘省綜覈數千人忠孝者接踵於其間人知吳江人助之不知吳江人實首之者也首之者誰吳扶九計青麟沈聖符張將子張九臨也扶九家頓塘與青麟翬交乃破產輸粟俾同邑畸士孫孟樸聯絡之青麟者甫草父也而扶九者甫草

之妻父也甫草承庭詁往來於埒鄉埒水以成茲宅相非一日矣自是豁之前後左右若潘仲和孫久貞父子吳日千沈君晦昆弟則又爲之羽翼者也已而明祚潛移社業復振吳梅邨以國子祭酒起持其柄吳根越角之人方彈冠拭目以竢及爲復社紀略一篇略不一挂齒頰此甚不得其平者也當是時甫草以率性堂一貢生遺書爭之謂祭酒侍西銘講席久熟聞東南往事不應文中僅以吳江大姓四字沒其頭尾此則百五十年之沈冤孰能爲之昭雪者昔長水朱錫鬯以扶九子南齡爲埒習聞上世緒論故其載社事纂詳苟非靜志居詩話凱切言之則滔滔江河舉後世千萬人之目不且

以一手鄣之歟甫草中年嘗梓其天尺樓紀年詩扶九之弟羽三爲之序舉青轔易簣之言以勖之則當日兩家之拳拳於此何如哉然則今墓中人飮恨正不在區區文字之末余故曰諸君子之所回翔俟後人之表襮者此也若夫世事之推遷八代之變易宗譜之遵守固詩家所當愼重陶彭澤千古高士其世系明誌於晉宋兩書及南史昭明之傳矣而贈長沙族祖之詩人旣疑非士行卽孟府君傳長沙桓公之名又嫌爲孟氏所添竄然則此一役也在二田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固可以爲世法至於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豈非吾黨之士所當其爲扼腕急宜詳誌於邑乘者不

徒爲讀是圖之興感也爰爲之記以詒之

魏忠節父子畫象記

明至六君子之難清流之禍極矣雖以漢之北寺宋之同文未有過於此者然要典裁定而逆案旋翻周忠介之子子佩首刺血書詣闕訟冤於是同難之子弟和之至許崔對簿之日黃忠端之子太沖袖長錐錐顯純流血蔽體并拔應元之鬚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徹于殿陛思宗爲之太息曰忠臣孤子甚惻朕心則亦可謂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矣且六君子之中忠節死尤慘酷雖以孝子之奔走而更有義士鹿正孫奇逢爲之調護終無所補姦人之毒之甚矣然觀倪文貞制誥之詞

曰纍百知一鶚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又曰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此輩安容假使銅鞮伯華而不死天下其定又曰臠謗碎首於黃門喬固暴尸於城北震雷一夕已踣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褒卹之典至斯已極豈所謂惟君子能知君子耶以視崔呈秀劉志選魏廣微等身列逆案當日宰臣爲之序曰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鱗甲搆青蠅貝錦之讒意慘莫邪釀白馬清流之禍卽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其載在酌中志遺及五十輔臣傳者又未嘗不歎斧鉞華衮之嚴判若涇渭則亦何益之有哉忠節氣象清剛當日彈事猶謂貌陋心險色取行違益歎小

人之告君子何所不至至孝烈貌尤腌篤尤不媿其父
可以想見當年南都防亂揭中故家子弟之遺風因史
事人所熟見茲不具著著其一二逸事俾讀是畫者得
有所興焉遂系以詩曰
明綱解紐虎豹九閽城狐社鼠宮鄰相援惟彼六君懿
哉廓園白簡一動危行危言大洪既逮忠介以婚黃芝
夕長緹騎朝奔含冤獄戶抱痛圜門亦有公子忠孝兩
存孟博受戮爲善難論千載而下並節武替貞松冬厲
嚴霜夏繁父德嶽嶽子貌温温心耿不滅面有啼痕文
貞之文以慰貞魂

金氏畫像記

吁此金文學鳳周暨其配方之影鄗也金爲湖郡耆族文學諱邦禮幼聰慧能文聘諸生方郁女有孝行將納幣文學以試事勤悴得年十八卒氏矢靡笄之節期終老於金父毋不忍奪也父益憐之具匳篋歸諸金之家至則事舅姑如父毋布荆蔬食遇下以慈文學之祖春濤先生前德安府同知在家亦哀憐之主立文學兩兄之子午奎午峰爲之嗣以慰其心三載年二十有三竟以苦節殁畫中藍服者承其志也午峰同生之兄午漳方從余游持其畫述堂上命請書顛末於上方攷女子已聘未嫁而壻死守志前明歸熙甫議之近寶應劉端臨江都汪容夫議之其證繆也堅而確余無以易之也

雖然有說焉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疏曰女於壻服齊衰故知服斬衰近儒申之曰漢制婦人不貳斬既服之以弔嫁而爲後夫服是二斬貞女不敢出也然則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示不敢自專而女服斬衰以弔聖人亦知其有此特不强之使遂者不以是爲夫婦之道苦之也且經不曰壻死亦如之而曰夫死亦如之則名分亦昭然矣今夫齊襄復九世之讎賢也古之議復讎者例不爲之旌經不爲之非也弘演納肝腐息碎首忠也後之議割股以療親者例不爲之旌律不

爲之禁也然則三家之武斷則有之知禮義則未也若方者稟嚴霜之操守寒松之性在鄉則一鄉敬之在國則一國敬之在天下則天下敬之天理之至人心之同不可廢也若專以禮許人則余豈敢爰書以爲記壬辰十一月

思陸龕圖記

震澤王研農以詩取友於所居古梅華堰得宋陸放翁暨楊誠齋過游詩地築思陸龕以延四方之士每歲十月十七爲放翁作生日祀則以誠齋配余前得放翁摹像許爲作詩今年冬復以圖來徵文夫以兩公之詩日光玉潔蟠天際地爲古今所誦習不待說而知矣抑知

南園記得官後楊固有詩以寄之其詞曰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裏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宋詩至劍南擬以李杜則誠李杜也以平原擬夔龍其如夔龍何哉且以不如李杜比萬戶萬戶尚可輕也矧以李杜而比詭得之從官其如劍南何哉故羅氏鶴林玉露曰蓋切磋之也詩有頌而無規非詩也友有面從而無切磋非友也此非齗齗劍南南園記不過勖以忠獻之功業與佞諛不同則亦日月之食蓋有誠齋之官可棄而記必不可得而後能諷作記之放翁非千古不爲記之誠齋亦未足以議千古

作記之放翁也適兩公之同祀一堂又值讀書誦詩尚友之會非是不足以見詩教之嚴詩史之貴傳有之褻朋則逆其師褻譽則廢其學此物此志也既償夙諾復書此以質於以詩以友要皆取舍之諸君子丙申十月

序

墨妙亭碑目攷序

古人一事輒爲無窮之慮恐竹素之易盡也則假金石以縣之及金石之敝又轉而取償於竹素然則雲煙世變吾又奚能測其所止耶宋時高郵孫公之刺吳興也聚郡內石刻積於墨妙亭中意非不韙迄今僅七百載而石與搨本存者絕少鑑以聞見所及疏而出之有鄭

氏芷畦所未見者然亦十纔得其六七爾異日者苟有能發府治之沮洳而復樹之則斯錄之佚者存缺者補邑之幸非即此書之幸歟庚辰二月識於吳門旅次

左傳規過比辭序

古今注左氏傳者代不乏人自杜元凱集解出而漢以後賈逵服虔之解詁廢自孔沖遠正義出而隋以前沈文阿蘇寬之義疏又廢嘗讀北史儒林傳載劉炫學通南北而唐書藝文志亦載炫著述有春秋規過三卷葢光伯北產習服氏之學杜解非其所好故往往襲古說以規之今其書已佚儒者之習焉不察久矣孔氏正義序稱得百有五十餘事其存於疏者不無裁割之痕然

大旨具在方今漢學日興征南所解不免鄉壁虛造者天下之士咸思正而補之鑑嘗引申其義件係而條列之得若干事都爲三卷劉氏之規雖有未盡發其覆者而宣德之致難要不失爲後來者之先鳴孰謂古今耳目能以隻手鄣蔽之耶鑑自三十歲後有志是役南北驅馳雖處以自隨未遑卒業然已三易其槀今年課誦吳門不忍棄去復手謄一通其中疏舛良不可掩用就正有道君子補其闕焉丁丑三月

眠琴山館藏書目序

書之聚散古人以此雲煙過眼本無足異然聚之速散之尤速未有過我友疏雨者此可慨也疏雨長余十歲

與余同游魚計先生之門晨夕共筆硯分題角韻靡有
寧晷疏雨雄于貲而多家累年未三十即棄舉業遨遊
楚余後雖課誦其家積十餘載之久然疏雨歸與游嘗
以五年爲率歸則吟詠必多且工詩格既遒上造詣益
深或與談杭州谷林堂趙氏暨揚州玲瓏山館馬氏諸
昆之耽書好客也未嘗不神往焉乾隆壬子癸丑間疏
雨既以藏書自任吾湖固多賈客織里一鄉居者皆以
傭書爲業出則扁舟孤櫂舉凡平江遠近數百里之間
簡籍不脛而走蓋自元時至今幾四百載上至都門下
迨海舶苟得一善本輒蛛絲馬蹟緣沿而購取之故吳
門萃古齋既名聞

當㞢　而下此如竹垞經義攷所云坊朋賈友亦不可枚數疏雨既好書而余又適館其家其家堂構閎曠每秋夏之交設長筵廣坐名花異卉駢列左右主人命門者延若屬呼儔嘯侶至即十餘輩余課經之暇亦相與商榷是非書既山積價貭參半鑒別不易其時同人之與疏雨洽縞紵者如楊秋室范白舫計秋琴蔣嗜山閒亦過從或有所得傳觀以爲賞析自此疏雨之書固已不啻數萬卷矣如是者有年余以召試附公車北上疏雨尙以購書爲屬明年余被放南還知所藏益不止至之次日走謁其庭則錢宮詹竹汀方挐其壻瞿木夫來訪益宮詹耳其名因修志長興而過閱其藏是日徧檢羣

籍余亦與之同飯備聞宮詹論舊槧陶淵明集及吳氏
吹豳錄皆娓娓可聽及暮宮詹歸櫂復假中興禦侮錄
及皇元聖武親征錄等書以去由是東南貯藏之家與
汲古之士如錢塘何夢華嘉興鮑綠飲接踵而至所得
之書益精且美其時又適值盧氏抱經堂吳氏瓶花齋
讐校精本散出四方於是疏雨所收之富又越從前數
倍余時因衣食奔走旣允儀徵阮中丞之招姻不能久
留盡發其藏而讀之出門之日疏雨復申前屬至今目
錄中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即余轉託夢華鈔自進呈
副墨者也余至武林節院
天子方右文稽古凡浙撫所進文瀾閣未見之本於大

內築宛委之庫以庋諸其所經進余悉預編校之役方謂從此可以飫疏雨之嗜好而滿其求必有足以裨益貯藏何圖癸亥之秋一病長臥遽得著明凶問耶疏雨既歸道山其家不能收拾子幼爲人熒惑舉十餘萬卷之書一旦舁之它人秋室題其身前訪書圖云自古圖書厄多經劫火亡未聞豪賈奪舉作債家償洵實事也猶記阮中丞搜羅時因夢華之請將置寫官於其家余恐其以孀母孤兒或竟投諸水火方謀兩全之策不謂其飄風好鳥變幻若此之甚斯可歎矣昔曹秋岳爲絳雲樓藏書目序歷數虞山賞鑒之精至割裂名人文集以供伯喈修史之助黃棃洲作天一閣藏書記歷序吳

孟舉黃葉山莊買書之事自失衛湜禮記集說至與夫已氏終身相詬病然則收貯之富在當日人或未必盡知及其散亡人轉得按圖以索其駿大抵然歟今年余病肺倦游將求數武之園築室讀書以肆我志過白舫齋頭則所藏舊目與估估帳籍宛如昨日痛盛游之難再悼勝賞之莫償失今不治并有與此目同歸澌滅者因破十日之功與白舫秋琴嗜山訪其大略編爲一目無濫無欺知其中實有足以備金匱石室之講求啟陳農苗發之夢想者豈第王涇大唐郊祀一錄同於煙銷灰燼屈指其間不過二十餘載世故之難問已如此之速可勝悼哉此書之失不特吾人同社眼福之薄卽謂

吳興山水精英不能蘊此奇觀以供後來之抉摘矣不
可也疏雨姓劉氏名桐援例授州司馬眠琴山館其所
居東廂藏書之地

重編辛酉拔貢齒錄序

今
天子龍飛六年鑑忝拔萃之科隨舉主今大司馬諸城
劉師就試都下同人將有齒錄之刻主其事者爲朱太
傅文正公從孫澍及紀相國文達孫樹喬朱以原籍出
紹興浙人主之鑑舊爲太傅所取入弟子員故澍與鑑
尤密邇凡浙之同譜至京師鑑輒爲道款既而再試
建極殿鑑卷以落字被黜放還踉蹌南歸索其書不可

得也壬申與同年吳廣文傑相遇於西江學使者之幕
視其行篋則此錄存焉亟假之溽暑揮汗手寫其副以
省府縣爲綱凡重複者汰之旣畢掩卷而歎自有宋以
科目著而錄之傳於今者唯朱徽國文文山兩榜而已
益書之以人存也此錄不下二千人焉知百世後不有
卓然自立如考亭之理學信國之忠節幷是籍而愛惜
之鑑雖不足爲役則此舉不爲無益矣爰識其歲月於
首時嘉慶十有七年歲次壬申前選拔貢生烏程張鑑
書於盱江試院之西偏

冬青館甲集卷四